

长篇系列小说

刑事档案

第二辑

刘可 著



A1041230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刑事档案. 第2辑: 长篇系列小说/黑木, 刘可著.
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2.12
ISBN 7-81087-143-9

I. 刑… II. ①黑…②刘… III. 侦探小说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090922号

刑事档案 (第二辑)

X I N G S H I D A N G A N

黑木 刘可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邮政编码: 100038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
版 次: 2002年12月第1版
印 次: 2002年12月第1次
印 张: 9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1/32
字 数: 227千字
印 数: 0001~3000册

书 号: ISBN 7-81087-143-9/G·010
定 价: 16.00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5728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目 录

情仇水乡

(3)

出外谋生的穷小子突然衣锦还乡，使一向寂静的水乡掀起波澜：昔日的恋人今日的女老板旧情复燃；失踪少女逃出虎口到警局报案；派出所所长的舅舅涉嫌拐卖少女。一边是深爱的女人，一边是儿时的生死之交，执法者到底何去何从？

红颜逆流

(73)

银行金库中的一百二十万现金不翼而飞，涉嫌作案的营业员失踪，年轻漂亮的银行女职员却成为最大的嫌疑人。真正的凶手却在警察的眼皮下逍遥法外。一桩盗窃公款的杀人案件，凶手究竟是谁？

罪恶之爱

(141)

著名医生被卷入了一场杀人案件中，而经过调查，她很快被排除了嫌疑。“被害人”的妻子却不相信她的清白。终于，经过身份验证，警察惊讶地发现死者并不是预先判断的人，那么死者是谁？是谁杀

死了他？

孤独黄昏

(205)

年轻女孩儿深夜在家中被歹徒用砍骨刀砍伤，警方调查过程中，将林菲的姐姐、林菲曾经的男朋友等一一排除。随着案情发展，令人惊讶的结果终于浮出水面。亲生母亲是如何流着眼泪将手中的砍刀落下；而女孩儿又发现了母亲什么隐晦秘密？这一切却都跟另一个女人不无关系，这个女人是……

绑架

(247)

商人李斌走在浮躁的社会中，当他和陌生女孩儿畸形的情感走到尽头后，李斌的女儿却遭到绑架……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爱着李斌的女孩儿冷笑着写到：“我要这个孩子看着我死去……我要她记住我！记住在她的生命里，曾经有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美丽地死去……”

后记

(281)

刑事档案
XINGSHI DANGAN 之一

情仇水乡

洪 河的水贯穿洪河镇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也没人管它流到哪儿，这条河历经了几千年，祖祖辈辈都是靠它的水孕育着的，却从没有人去考虑它的源头与流向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开始关注这条河，也开始对河的那一头感兴趣了。有人说，河的那一头是大城市，那里遍地黄金，于是，有人开始发起了淘金梦，人们开始纷纷离乡背井地去淘金，但真正淘到黄金的人却寥寥无几，不过还是有人发迹了，发迹的人衣锦还乡，使很多人眼红，于是人们又纷纷地背起包袱去河那边，周而复始，年复一年。

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洪河上有了渡船，于是那边的大城市变得不再那么神秘，人们去多了，自然也就对它麻木了。但仍有不少人抱着发财的梦想踏上渡船，人们也知道，那些发了大财的人多半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，但只要他能衣锦还乡，谁也不管他是靠什么起家的，这年头，谁有钱谁是爷爷……

夕阳西下，洪河镇懒洋洋地躺在它的母亲河边，河里各种船只忙碌着，洪河镇的街道上却相对空寂，看上去这是一个多么安

详的水乡城镇啊！

码头上，杨彩霞满面春风地走上岸，身后跟着两名提着很多东西的小姑娘。杨彩霞今年刚满30，岁月并未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，她意气风发地下了船，几乎是有些炫耀地向前走着，其实也不怪她有意摆这排场，她是洪河最早下海的女人之一，在镇上有自己的酒店，在洋湖还有分店，也难怪她如此这般，她的确有炫耀的资本。

虽说镇上的人都是街里街坊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但彩霞还是逢人便打招呼的，不管人家爱不爱搭理她，她是礼数尽到了，所以彩霞在洪河的人缘也很好，这也是她的酒店经营红火的原因之一。

刚走到码头边，便瞧见镇派出所的民警杨小龙笑嘻嘻地站在码头边，彩霞笑着迎上去：“小龙……”

杨小龙眼睛本是望着码头上来往船只的，听见彩霞叫他，才移开视线，看着杨彩霞笑：“我的彩霞大姐，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”

“我到洋湖走亲戚去了……”

“你是从洋湖回来的？”杨小龙眼睛一亮，飞快地向码头上望去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他又失望地收回眼神问：“大姐，洋湖到洪河的船是不是还有一班？”

“还有的，这几天正是涨水，船好走，就又加开了两班……”

见杨小龙舒了口气，杨彩霞好像看出了味道：“小龙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执行任务？”这民风淳朴的小镇，很久没有出现什么大事了，老百姓似乎对派出所的民警还局限在帮东家抓抓跑走的猪，帮西家找找走失的狗，所以杨彩霞故意开小龙的玩笑。

杨小龙不好意思地一笑：“我在等人呢！”

“等女朋友吧？”杨彩霞热情的眼睛充满笑意。在洪河，老百姓最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穿官衣的，小龙的女朋友是洋湖的，

每次过来一趟都挺不容易，据说那边女方家里还一百个不乐意。彩霞倒不觉得警察有什么不好，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若干年前她就喜欢上了一个警察，一直到现在。

“ 洋湖那边的…… ” 小龙为了不让自己太尴尬，明知道杨彩霞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是那儿的人，还是重复了一遍。

“ 只知道是洋湖的，就是不得见面，哪天带来给大姐看看，大姐也好帮你参谋参谋啊？ ” 杨彩霞逗小龙，小龙更不好意思了，杨彩霞也是点到为止，不然在码头上小龙就太尴尬了，她笑着走过去：“ 你慢慢等吧，我回去了，这两天不在家，心里不安顿，先到酒楼去看看，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带咱们酒楼来啊，我让大师傅给你们做点好吃的…… ”

“ 谢谢彩霞姐…… ” 小龙敬了个礼，逗得杨彩霞直笑，转身走了，小龙望着杨彩霞满是朝气的背影，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追了上去：“ 大姐…… ”

杨彩霞一听，回过头：“ 咋了？ ”

“ 我们李所长要你到派出所去一趟，是暂住证的事！ ”

杨彩霞会意，她的酒店用的伙计全是外地人，彩霞做生意很精明，不敢用自家乡亲，都是多年的街坊，谁支使谁也不合适，但就有一样麻烦，就是这大大小小十几个伙计的暂住证问题。

杨彩霞点点头：“ 好啊！我明天去，哎！告诉你们李所长，他要是有空儿，请他今天到我们酒楼来…… ” 说到这儿，她脸一红，她曾经爱过的男人如今已经是所长了，可两个人的距离还是那么大，她不敢说，他又不肯说，就这么拖着，唉！彩霞叹了口气，回身走去。

李杰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猛地看见杨小龙失望地走进派出所，就知道他肯定又是没有接到女友，李杰笑着走出去：“ 每次都是这样，乘兴而去败兴而归，你呀？她要来还不打电话给你？ ”

“说好的每个月涨水就过来的……”小龙嘟囔着往里走。

李杰笑着摇摇头：“好了，今天该你值班了，我先走了……”

李杰迈步走出办公室，回身锁门，小龙凑过来：“所长，我刚才看见彩霞姐了……”

李杰愣了一下，随即问道：“是吗？怎么了？”

“她请你有空儿去一趟鸿运酒楼……”

李杰犹豫了一下：“我没空儿啊……”

多少年了，只要涉及杨彩霞的话题，李杰总是一句“我没空儿啊”完事，小龙便听不下去了：“所长，其实这所里就属咱俩年纪相当，按说我是你的兄弟，现在也是下班时间了，我就冒犯一回，李杰，你应该去啊。彩霞姐人多好啊，你实在不应该……”

李杰转过身来：“没大没小的，你操心你自己吧，自己的事还管不好，倒管起领导的事情来了……你女朋友呢，不是也没来？亏我还给了你半天的假，以后我可不会再送这个人情了！”

杨小龙叹了口气：“又白等了半天啊！看她这会儿怎么和我解释。所长，你说这女人的心事，怎么我就想不明白呢？你说她要是真嫌弃我这个小警察的话，当初就别跟我谈，可要说她不嫌弃我吧，有老是这么不愠不火的，唉，真是累死人了……所长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你说这叫怎么回事？”

李杰把所长办公室的门锁好：“你要是自己瞧得起自己，没人会嫌弃你的……”

李杰转身走去，小龙在后面问：“哎，所长，李哥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李杰回头：“我回家一趟，今晚有任务！”

“任务？”一听任务，小龙来了精神。

“今晚几个镇的民警联合抓赌博的，不过没你的事，你给我好好值班，打你的私人电话，不过时间不许太长了，我可能会打电话回来，夜里睡觉警醒点儿，别老是吊儿郎当的……”

杨小龙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你也太辛苦了，现在里外是你一肩挑，咱那所长，党校学习完了就该到市局任职了吧？你也该扶正了，把前边那讨厌的代字去了吧……”

“你怎么那么多话，好像你是组织部长似的……好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呀你！”李杰笑骂道。

“其实李哥，我干活也是没的说，这你知道啊？可就是局里对我没印象，你替我使使劲儿，我也不能总是个平头百姓吧！”

李杰笑了：“行啊！等你干出点露脸的事儿以后，我会替你跟局里说的……”

李杰看了看表，不敢再和小龙闲扯了，赶快走了出去，小龙在后面埋怨着：“等我干了露脸的事儿，还用你去跟局里说……”

街道上亮起了霓虹灯，洪河镇也活泼多了，如今城里兴夜生活，老百姓不明白，放着青天白日的不干活，好好的为什么要夜里活动，跟做贼似的，但既然城里人这么做了，也只好跟着学呗，总不能让人笑话咱落伍吧！但这里的夜生活实在不如城里丰富，除了喝喝酒打打牌，就没什么了……

鸿运楼也及时调整了营业时间，每天下午5点开张，营业到夜里2点多钟，所以它的生意很火。

晚上7点，正是鸿运楼一天最忙的时候，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洪河人喜欢下馆子了，婚丧嫁娶、迎来送往全下馆子，好像很时尚的样子。

杨彩霞等人走进鸿运楼，领班小燕便迎了出来。这是座规模很豪华的酒楼，不但有餐饮和住宿，还有最先进的KTV包房，可以唱歌，所以鸿运楼的生意更是火上加火，连乡政府接待尊贵宾客有时都在这里设宴呢！

杨彩霞目不斜视地往里走，小燕似乎有些紧张，想说什么又不好开口，杨彩霞看出门道，就问：“有事儿？”

小燕压低声音：“张望来了……在楼上6号包房。”

杨彩霞微微一怔：“他来了几个人？”

小燕想说得详细些，可大堂里的食客们已经认出来老板娘，纷纷起身过来敬酒，杨彩霞从容地应付着，却是满怀心事地望着楼上的6号包房，盘算着自己去不去见那个纠缠了自己几年的男人。

小燕扶着杨彩霞上了楼，杨彩霞推开小燕，她其实没有醉，但如果她不装醉的话，她恐怕就真的要被灌醉了，彩霞径自向前走去，小燕想跟着，彩霞回身吩咐着：“你忙你的去吧……”

小燕点点头，走开。彩霞走进洗手间，拧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拍打着自己的脸，猛然抬头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彩霞吓了一跳，镜子里的真的是杨彩霞吗？怎么变得如此陌生了？彩霞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，她对着镜子理了理自己散乱的头发。

两旁的包间里传出卡拉OK的曲子和一些五音不全的吼叫声，令彩霞几乎作呕，但她不能呕，这都是她的衣食父母。她平静了自己的情绪，安静地站在镜子前边，看着镜中陌生的自己，不知是发问还是在自言自语：“你还回来做什么？”

小燕走了进来：“杨总，您没事儿吧？”

杨彩霞回过头，努力地做出个亲切的笑容：“没事儿……对了，你请张先生到我的……我的办公室来吧……”

小燕愣了一下，马上应道：“好的……”便退了出去。她一开门，那刺耳的吼叫声便传了进来，简直要把彩霞逼疯了，她慌忙冲上三楼，她自己的办公室和起居室，这里有最好的隔音设备，她再也不必忍受噪音的摧残了……

彩霞回到自己的起居室，舒服地靠在沙发上，忍受着酒精过度产生的副作用，这是她私人的住所，有她个人的色彩，任何人站在这间屋子里，都会构成侵略的状态：比如起居室的色调和他们衣服的色彩的冲突……有一扇门，里面是彩霞的卧室，但通常大部分时间，那扇门是闭着的！

杨彩霞正躺在沙发上休息，小燕走了进来：“杨总……张先生

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！”

杨彩霞答应了一声，站起身向浴室走去，让他去等吧，他曾经让她等了这么多年，她为什么不能让他等几分钟呢？

彩霞换下了风尘仆仆的衣服，换了身干净的套装，振作了一下精神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，她轻轻拉开门，办公室宽大的沙发里，有个身着黑衣一脸英俊而略带阴郁的男人正陷在里面抽烟，他身旁的茶几上放着一部红色电话机。

“是他，张望，张望……”杨彩霞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这个名字，走了进去。

张望站起身，略带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，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对女性是极具诱惑力的，他向彩霞张开手：“彩霞，彩霞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杨彩霞站着没动，几年前，她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扑到这个男人的怀里，但现在她不会这么傻了，她警惕地打量着面前的男人。

张望慢慢走近彩霞：“彩霞，我昨天回来的，你，没想到吧？”

彩霞打开他手，很公事化的口气问去：“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？”

张望动情地说：“家在洪河镇，你在洪河镇，我回来就回来了！”

这么动情的话在彩霞听来却是丝毫没有感觉，她冷笑道：“你心里还有洪河镇？一走就是三年，一封信一个电话都没有，谁知道你能回来！”

张望笑了笑，他的笑既像是表示歉意又像是给自己解围：“我还能死在外边吗？”

彩霞坐到办公桌后：“你有什么事？专程来向我报到，说你回来了，那大可不必，我这里又不是乡政府和派出所……”

张望懊悔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恨我，这三年我随时都想回来，可是我回不来，我的事情太多了，噢，我给你带了一些东西！”

彩霞本不想去搭理他，可就是管不住自己，老是想去看他带

了些什么回来，张望从包里拿出一尊观音雕塑，捧在手心里：“你看，多像你啊，这些日子，我到哪里都带着它，带着它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，它是我的护身符，这是我专程带回来送给你的……”

彩霞情不自禁地接了过来，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神情：“这……这是观音菩萨，我哪敢像她？”

“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菩萨……”

彩霞的脸红了，忙岔开话题：“这三年你都在哪里？”

“深圳，和朋友办公司……”张望正要继续往下说，门开了，小燕走了进来：“杨总……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彩霞从刚才的情绪中恢复过来，问。

“有几个客人来了，非要见您……”

彩霞厌恶地看去：“什么人哪？你是领班，连这个也应付不了？”

“是县里来洪河检查工作的，镇长要您去见见……”

“好了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吧……”

小燕退了出去，彩霞看向张望：“镇长让我承包了这个酒楼，没办法，我是劳碌命，你回来我也不能陪你……你先洗个澡，休息休息，我得空再来找你……”

彩霞看似不经意地把雕塑摆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，走去，到了门口又回头：“对了，你带了几个人，还都是女孩儿，是什么人？”

张望平淡地说：“是广西那边穷山沟里的姑娘，朋友托我带来找工作的……”

“那就得长住不走了吧？要不要办暂住证？正好，我要给我的员工办，找李杰一起办了吧！”

“李杰！”张望愣了一下，“他还在派出所吗？”

“还在，当了副所长了……”

张望冷冷地：“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！你们都有进步，我很高

兴，暂住证的事嘛，再说吧，她们在这里多久还不好说呢！”

彩霞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她们安排住下了吗？你的那些人？”

张望一笑：“你不在，我就自作主张安排了，你不会怪我越权吧？”

彩霞笑了：“哪能呢？”

“快忙你的去吧……”张望柔声说。

“好……”彩霞向他点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
彩霞来到一间包间门外，马上换上了一副八面玲珑的面孔，推门而入，里面立时响起一片寒暄声，镇长挨个介绍，这是什么什么长，那是什么什么主任，她一律微笑致意，举杯敬酒，可说了什么话，她一个字也听不见，这些人长得什么样，她也不愿意去仔细看，她眼前总闪现出一尊观音雕塑。

张望站在窗前，看着灯火辉煌的洪河街道，心里说不出的恨意：瞧着吧，老子终于回来了，等老子发了大财，看你们谁还敢看不起老子。不经意间瞥见桌子上的观音雕塑，张望冷笑一声：“你再强，终究还是个女人，是女人就注定要拜倒在我的脚下……刚才装什么蒜，哼……”

张望收回思路，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，他回身走出彩霞的办公室，轻轻关上门，来到后楼的一个小门前，推开门。

这是酒楼的员工宿舍，宿舍很简陋，并排四五张上下铺的床，一些女性内衣、胸罩之类的东西随意挂在床头的铁丝上。张望走进去，几个或躺或坐的女青年连忙站起来，张望就像首长视察似地巡视了一下屋里。

这些女青年大都是从穷苦的地方走出来的，抱着挣大钱的幻想随着张望来到大城市打工，虽说洪河不算什么大都市，但和她们的山村比起来却是天壤之别了。

几个女孩子都很年轻，也都很漂亮，但张望对其他几个似乎毫无兴趣，只看向一对长相纤秀甜美的姐妹俩，这姐妹俩虽然相貌相像，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，姐姐丁玉外表清秀些，妹妹丁

娥更显甜美些。此时丁玉正蹙眉看向张望，张望好一阵不舒服，但他喜欢丁玉这种倔强性子，就不和她计较。

张望随意地看了一圈：“没事，我只是想嘱咐你们，你们初来乍到，又都没出过远门，没事千万不要乱走，有事要出去先和我说一下，我带你们去。这里虽然不是什么大都市，可要是走丢了也不好办，万一碰到公安查暂住证，你们还要蹲苦窑，听懂了吗？找工作的事有我呢！你们不要太担心，昨天送到王庄的姑娘，已经在王庄的养殖厂上班了，你们都会有工作的……”

张望说完，自以为很得意，不经意地瞥了丁玉一眼，丁玉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丁娥却拉着姐姐小声嘀咕着什么，张望问：“你们姐俩这是说什么呢？”

丁娥说：“我和我姐姐说，你是个好人，好心就会有好报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张望话是在问丁娥，眼睛却瞅向丁玉。

丁玉点点头：“一路上你对我们都很好，还给我们买衣服，我们真的很感激你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……”

丁娥甜甜地一笑，说：“有你在，我们一点都不害怕……”

张望高兴地看着丁玉：“真的吗？丁玉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”

丁玉不知怎么回答，只是点点头，张望说：“丁玉，难得你也这么想，其实我也大不了你们几岁，就算是你们的哥哥吧，丁玉你跟我来！”

张望走了出去，丁玉犹豫了一下，跟了出去。

张望走到杨彩霞的起居室，丁玉犹豫着，最后还是跟了进去。这时恰好杨彩霞出来打电话，张望听到是彩霞的声音，心里一惊，走到门口去听动静，丁玉看他这个样子，心里警觉起来。

杨彩霞拿着手机站在楼道里，因为音乐声音太大了，她只好也把说话声放大，她一手捂着耳朵，一手拿着手机：“喂——你真的不来啊？镇长、县长都在，你还不来？李杰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摆架子装清高，我是为你好……啊？这么晚还要到王庄去？你走

之前来一下嘛！有事儿找你，当然是要紧事儿，好的，待会儿见……”

杨彩霞的声音很大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声音有多大，她挂了电话，本想去看看张望，可屋内又传出喊她的声音，彩霞无奈，只好朝张望的房间看了几眼，走回包间内。

张望站在门后，手中的烟已经烧到了尽头，他用心地听着外面的讲话，杨彩霞刚才的讲话他全听个一清二楚，他知道杨彩霞约了李杰过来，他并不怎么在乎，他和李杰同时爱上彩霞，但彩霞在两个男人的抉择中似乎更偏向他，他有什么可怕的？

丁玉看张望半天不吱声，心里有了几分戒备，但到底是女孩子，终于按捺不住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，你叫我进来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
张望回头看着丁玉，一笑：“我是有个事儿要和你说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张望到丁玉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：“我弟弟刚才给我打电话，他又给你们找了个好地方，就在镇上，比昨天的那个人家还好，是开百货店的孙老板家里，他们家很有钱——噢，孙老板只雇一个人，你看你们姐妹俩谁去？”

丁玉想了想：“还是让我妹妹去吧……”

张望故作沉吟状：“丁娥啊？……也好，其实，孙老板的儿子还没结婚，小伙子长得挺英俊，又能干，我看你妹妹嫁给他就挺好……”

丁玉连忙说：“不不……她还是小孩子……”

张望哈哈大笑：“你看你看，和你开个玩笑嘛，你还当真了……当然了，还是说工作的事，我这个人就这样，不愿意板着脸和人一本正经地谈工作，我喜欢轻轻松松的……是这样，你们要先和孙老板签个协议，你会签吧？”

丁玉有些为难：“我们都是山里长大的，你也知道，连我们说话山外的人都听不懂，何况是……要签也得麻烦张哥你代签